



元和惠氏舊藏明萬曆本路史

癸亥二月歸飲冰室

第一冊目錄下有稽瑞樓小印知嘗歸常熟陳氏續
於稽瑞樓書目云路史二十四冊惠氏舊藏本然則批點又出定
字前矣今此本正二十四冊則觀紙上惠氏之舊也半農先生程學
廣東至粵人知有漢學實先生導之吾家有半農手書立
軸書與此書同寶也

二月十六日 啓超再跋



宋羅長源先生路史序



生今之世而欲籠罩古初博
涉百代舍往牒奚適矣顧搜
奇眩異莫與廣大之觀因陋守
舊無當會通之適自非宗工鉅
儒抱卓越之宏識振斧藻之

菁華孰與洞貫載籍之未興
折衷規制於既弊勒成一家之
言永貽來茲之鑒者哉有宋廬
陵長源羅氏慨諸史之未備薄
文士而弗居殫精極思撮舉
兼收作前後二紀起自邃古

迄於有夏世代之淵源良為縣
邈通興之軌轍畢著指陳溯
國名而得受姓之始重封建而
存治古之遺至於發揮餘論兩
編則充稱辯博雅馴精詳典
要殆若入武庫而駭目遊山陰

以賞心者矣且其文辭根本於
經傳意見迴絕於百家論人之
生必有死而仙不必學論佛氏
好仁入愚而釋不足為辭而闢
之道貞夫一良有功於聖門嘉
惠乎來學者歟近歲洪都僅

梓其半未覩全書錢塘舊板
雙言校未詳錯誤迭出先生之
苦心正論幾泯沒於世矣廣陵
喬君可傳志篤縹緗家抽鄴架
酷嗜奇博冀廣流傳爰命梓
人躬勤檢閱刻既告竣屬叙簡

端顧蕃自愧章句習深管蠡
見陋莫能循其藩籬窺其底
蘊而竊嘆先生居今慕古不
狃於耳目聞見之怕情酌古
準今必究乎天人物我之極致
信爲千載之絕學可稱生平

之偉觀者矣輒綴蕪詞僭題首
簡嘉與喬君闡幽之功用貽
同好欣賞之助至其命名曰
路則先生方自信其可諧大
道永示周行者備載編中又
何待後學甚聞之士贊以一

詞也哉

大明萬曆辛亥季秋日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金陵朱之蕃撰并書

路史序

梁

子

惠

氏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藐千三百載矣又上誣之萬載之前非取益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輸雌雄之書輜軒黃車之錄克棟連牀曜聯而轂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寃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鑿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羸威學之後首掇隧緒旣足通遺而蘇

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
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
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
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
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
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
不昌得亾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
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臧爨獲蒙蒙亾志者之
屏見亾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
炎黃小顛顛譽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並之
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日莫之轍也風容臯夔
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特方其所表
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
辱於樛鈇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
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
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亾其有所
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話誦碩人亦徒
以移衆云

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

泌長源序

羅長源路史取司馬子長所謂播紳先生雖于者而于之
 嗜博而荒之誠位所不免然其比類鉤索之勤不可誣也其國名
 紀之一部條貫綿密實史界創作且其時古本竹書紀年及
 皇甫妻軍所著書皆未已佚其所取材者多今日所不及觀
 故可寶也此本為元和惠氏舊藏每冊咸有字字先生名字
 小印全部因茲且有手批一百六十一條校補文字十三處雖未署名
 觀其考證之精審與書法之樸茂則為字字手澤無疑也

聖祖能聖事手蹟上有十餘條墨書旁
 者惠家累代傳經或其父子祖孫兩經後即
 得此如捧手與二百年前大師

略對欣幸何極 癸亥二月十五日 梁啟超跋



路史別序

輝自夷陵抵衡湘有為輝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
 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
 問族五羊道當繇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
 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闔閭之外
 議論粲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秘
 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為
 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
 謂我

朝之 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

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輝竊論之公之立言遠禍
賈誼而叙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
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
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
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
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
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
春秋之不褒則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
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叙事者優爲之矣嗟乎
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
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
行之不惟俾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裘褐談禪
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
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
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
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
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
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
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勲業易
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輝之孱微

無高銜大員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
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
語則知路史矣

歷紀乾道龍集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 輝謹序

豫章刻路史前紀後紀序

司馬子長作史記斷自堯舜司馬君實作稽古錄蘇
子由作古史考始于伏羲非不欲舉開闢而歷數之
吾知不能也太古尚已易書所不載者縉紳先生難
言之何者無徵故也然其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會而
通之亦足以論其世而存其畧故馬總有通曆之編
劉軻有鏡畧之纂而劉道原對君實以通鑑始于三
晉不免脫漏以故後之作者或稱外紀或稱大紀或
稱前編多行于世君子亦不能廢之羅長源路史之
作意亦猶是也其書上自洪荒下止虞夏以爲殷周

放伐不足紀也故謂之路史路者大也上古之道爲大道故上古之史爲大史也旁引曲證聯而屬之因疑成信合異爲同上下數千百載如指諸掌其志良偉而用心亦良勤矣然其採典籍則五緯百家山經道書一言一事靡不摭拾幾于駁雜而無倫叙世系則叔季纂竊與海外氏羗鮮卑夷戎別種靡不遡厥源派本諸皇王幾於傳會而無識至於禪通循蜚䟽仡等目因襲諸史未暇刊削其說本于元命苞三五之名旣置勿論乃又有中三皇而益之以初三皇其說本于洞神部此則余之所聽熒也夫事不在目前人不當吾世傳聞徃徃失真而况于千萬年以上乎而又况文字未興之前乎故如其信也則孰爲三五吾不敢知如其疑也則有五帝矣安知其無三皇有三皇矣又安知無中三皇初三皇哉故曰三皇之世若恍若惚人以恍惚傳之吾亦以恍惚記之人以恍惚記之吾亦以恍惚讀之奚不可者吾友李伯東氏曰余嘗晏居思念邃古淳風沕穆草木蓊蓊鹿豕狂狃欲夢遊而不可得今取羅氏書觀之若與無懷葛天之民相恬熙于出作入息之天者又何暇計其事之虛實言之醇駁哉斯言得之矣或曰羅氏之史誠

足以補諸史之未備矣然則初皇以前足以盡生人之始乎曰史始初皇亦取其近似者存之耳若必窮生民厥初如所謂大風吹沫爲光音世界者則又羅氏之所不取也是書字多隸體而傳寫旣久舛譌亦甚畧爲釐其一二餘多仍舊以自附于史闕文之義且俟後多識者

萬曆癸卯歲春三月穀旦長洲張鼎思書於江臬公署之藏輝軒

重梓路史

凡例

一此史歲久傳湮原本無稽而錢塘舊刻魯魚亥豕滋甚惟豫章重梓其半雖爲釐其一二今更備攷諸書少加校訂尚有待于多識者是亦附于史之闕文之義

一長源公博學弘才上闡萬古下開百世

功實不在於禹下矣然搜羅奇字捃摭
異聞似涉怪誕及攷篇海諸書總之互
用無舛故其自謂亦曰其中所用字俱
在已所用有異覽者知之是以不敢率
意更改

一豫章翻刻者止鐫前後紀而國名發揮
餘論不與焉愚以爲國名紀則姓氏源
流揭如指掌而發揮餘論發前人之未
發徵後世之無徵愚故並校而鋟諸梓
一紀載論斷篇中大字凡遇註釋原分小
字兩行而底本漫刻渾無分別且連編
倒置首尾混淆大滋讀者之惑茲刻悉
爲校正

萬曆歲辛亥季秋寄寄齋識

凡例畢

長源公之史予家藏舊矣每欲
為之翻刻奈其間勾棘難通後
以匏繫秣陵偶與友人吳翁晉
談及此史出之笥中遂喟然曰
長源公始作之意欲使千秋萬
世視如一日詎知今日幾于湮

沒或更得豫章所刻前後紀
較之此本差勝亦未盡善也蓋
于視事之餘深以讐對抄字疏
句志頗不倦綜一篇之旨稽二刻
之訛越以年歲乃始告成即授
剞劂以廣其傳非邪解名于一時
實欲為長源以之忠臣也蓋長
源腹誠海錯其用字如以庖犧
之為包戲玳瑁之為毒冒難以
枚舉亦在學問渾成會通一貫
歷有稽讀者但以是忽之玉
于中間倘有似是之疑未敢自

言殆盡為有侯於後之宏博
君子

廣陵香可傳載識



路史前紀

目錄

第一卷

初三皇

叙四太

第二卷

二靈

九頭紀

叙十紀

第三卷

稽瑞樓為帝孫陸子學家藏書，所以書殆由紅豆山房散出後，即入稽瑞也。 吾如記

循蜚紀

第四卷

因提紀

第五卷

因提紀

下

第六卷

禪通紀

第七卷

禪通紀

第八卷

禪通紀

第九卷

禪通紀

前紀目錄終

前紀目錄

路史第一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
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儀匹也二儀者二有

先後兩無彼此有相匹之意矣天一地二者此先

後之言亦地亦惟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二也

李明之衡山記云朱符謂火筋如兩儀成變化夫

不可缺一當有識者辨之有太極說見發揮

太極者太一也是為太易太初列圜寇曰有形生

於無形無形天地之始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

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

曰渾淪渾沌也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內篇云日月相

及易之名二易無形埒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說見發揮倍之為五十而一無易變而為一北方一變而為

七七變而為九七衍數九玄數此河洛自然之用

矣還返變通之謂也是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為一

所謂易者豈牽合哉始則終終則始會九而復元變九而復貫易卦自

一變至七為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復二變而返

乎本體是復變為一也一者形變之始也天以一

濁重而墜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

此上本易乾

見列子知此說則可天地壹縕萬物化醇男女會

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天地交而萬物生也夫一氣之中五行並育而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衍之則為十為百為千萬為千萬如果核既坼則根生榦榦

生枝枝生葉斯謂三生萬物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

言而往昔載謀又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

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為之治即代所謂盤古氏者神靈

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韜大明云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淨清地德生成人事安

寧戒之勿忘忘者不祥盤古之宗不可動也動者必凶今顛之會昌有盤古山本盤固名其湘鄉有

盤古保而雩都有盤古祠盤固之謂也按地理坤鑑云龍首人身而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事

具徐整三五歷紀及丹壺記至唐袁天綱推言之真源賦謂元始應世萬八千年為一甲子荆湖南

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晴云其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豐九域志廣陵有

盤古冢廟始亦神假者錄異記成都之廟繼之以有盤古三郎之目庸俗之妄餘詳發揮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下卷所紀在洞神部又有

所謂初三皇君詳見發揮而以此為中三皇蓋難得而

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

而復著夫三皇也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

媧神農為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三畧文列莊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恕以為孔門未有

明文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世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鄭康

成注書中候勅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紬黃帝而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媧

而有祝融甄曜度與梁武帝祠象碑則又易以遂人蓋出宗均援神契注與譙周之史攷紛紜不一

故王符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至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至祭天皇氏地皇

氏人皇氏于京城內而王與建言唐家仙系所宜
崇表福區請度昭福作天華上宮及靈臺大地娑
父祠於是立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
女媧等堂皇則太古天皇外復別立三皇矣

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

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

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

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

知也不可不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非學者之急今

一切隔之

初三皇紀

路史第一卷終

路史第二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易通卦驗文按洞神

是君臣道是曰天靈外紀云十二望獲強尊以獲為

生之後為姓字子潤號中天頎羸三舌十二驤首鱗身傳記

皇君並詳洞神部皆馳身此亦形相碧盧禿楬丹壺首出庶物君有五

余說在女媧紀前已卷二

期五行期運一

寔司元化歲紀攝提

見徐整

斟元陳

樞以立易威

春秋保乾圖云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言斟酌元化該皇極以建易道

宋君云威則也言斟酌元氣陳

秉錄司契無文不懷

乾曜迨元像符合氣

太微黃書云天皇象符以合元氣長生之要

亭毒萬

有風行焱逝

亭蓄其形毒散其氣

靈書八會

玉經隱注云三皇天文謂之太上玉

策按洞神第十四一天皇內字二地皇內記三人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鳥迹之始也真誥曰八

會文章之祖也一皇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迹是矣太微黃書云靈書八會字無正形

然洞神

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皇所授玄玉為簡青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

為簡白玉為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為三墳太洞經云三皇經者玉真洞清上清洞古太清洞神也三

洞蒼元經云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玉券十

三皇也然近代三墳書非此也

華洞神經有三皇印三皇玉券一曰金契三皇經云

自然之文皆綴以金鉤置一玉案覆以珠巾芬以

五香侍人風真淳太真科云大化始立人風真淳故

以十華道接三皇之世洞玄名靈寶之道明三才度五帝體

之世洞真名天寶之道紀清正之方濟三代之後體

真得極靈寶經云三一者上一真帝之極中一真皇

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眾提名旋

妙三皇體真而守一其真極也得一而已復提名策名也旋無門無旁神運四奧被迹無外無

復復言其變化熱之陵遁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桂州即無外山也

水經注云或言即崑崙榮氏三輔九翼為世億齡項

始學篇天皇十三頭皇氏洞紀云一姓十三人也它

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者亦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故禮記正義謂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即應有君臣治國第年代綿遠而無文亦三輔九翼併皇是十三人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

見遁甲開山圖鏗

名岳姓

字子元號中地皇君

馬蹠妝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

地皇

十一君皆女面龍類馬蹠水經注榮氏云兄弟十人面貌皆如女子而相類地身獸足出龍門山主

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貲

洞神經云地皇君主治

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豁谷

太始之元

三皇三一等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中地皇太以

始元年出治平初太始云上竟號年按道書有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清虛三統經序有中皇之類上成正一不生悠悠無驗特取太始太初之意云

不化覆却萬物

覆於下却於後正一見上紀

得道之秉立乎中央

神與化游唯庸有光

見文子等書立中道也

鬼出電入龍興鸞

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

鴻烈解

爰定三辰是分宵晝

見通

曆或謂三辰有度晝夜有經何定分之有曰不然茲特後世作儀器以揆躔度準盈虛以正昏明者固非移日月而易晝夜也是知躔度畧景之用有自於此矣魄歿魂生式殷月候通曆

云地皇以三十日為月十一月為冬至亦見高氏小史此亦本自然亦凡事有出而無攷姑取以證者此

之類諸治徑易火紀周正

帝系譜云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始學篇亦

謂天皇以木德王故或有疑二皇為義炎者非也

草榮木替亦號萬齡

三皇經天

皇地皇人皇開治各二萬八千歲而河圖帝系譜等天地二皇俱萬八千歲始學篇則云八千歲按真源云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

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皆難取信夫太素莖莖固有定數然方此時歲曆未著烏從而紀之哉三墳書以一歲為一易草木蓋以草木周禪為之紀辨余今都波之人莫知四時之候女貞之俗不知正朔紀年但云已見草青幾度流求之國以月生死辨時以草木榮枯為歲僖崖觀禽獸產乳識時占蓍芋成熟紀歲土番以麥熟為歲首宕昌党項皆候草木以記時序太古之世中國之俗有以與蠻夷同斯不疑者曰萬齡者亦號數之萬也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

氏於九頭紀

九頭紀第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見雜書胡洮

龍軀姓愷名胡洮字文驤首達腋玉篇云亦臂也今作腋掖出刑

馬山提地之國遁甲開山圖云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山今在秦州伯陽谷水出之

老子之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囿見雜書

皇出賜谷分九河書春秋命歷叙云人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

謂居方氏見三墳又維書云人皇出於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則九州

肇此分矣今石碣有太平元正肇出中區太平元年正月出治

太中祥符五年聖祖降言上天祐德之意以為玉清分職實曰九天司命在昔乃為人皇蓋九人之一亦嘗降治國家之始祖云駕六提羽乘雲祇車見維書寰宇記作抵車誤制

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太平經云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

際無臬挺捫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為天下谷言如云言辭迪出谷口谷口古塞門或云上賜谷蜀秦猶文教也

還乘青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上下道史從之妄矣裏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良是仇維

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文子鶚冠子云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尊卑名號有佐無位為后夫婦之道始此又見春生命曆叙

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此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則前乎此者無政教無君臣有當是之時天下思服

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汔終為世之日

兩皇並隆右中天皇而下河圖年代曆等皆記之三百年小司馬氏取之不足稽也寶積記云斯頻國石室中有三皇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也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

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

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
 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
 姓而疏仡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
 可也略條刺于右端春秋命曆序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
 為十紀易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
 六萬歲每紀為一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
 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
 莖此道之根本也推曠於曆數之理者能知之有
 太素之年
 說見餘論

其一曰九頭是為一姓紀則泰皇氏紀也秦丞相

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貴者非貴於二
 皇也以其阜民物備君臣政治之足貴也按孔衍
 春秋後語泰皇乃人皇張晏云人皇九首韓敕孔
 廟碑云前開九頭以叶言教是也泰皇即九頭紀

舊記不之知余真源賦云人皇厭倦塵事乃授錄
 於五姓知為九頭紀也韋昭亦云人皇九人所謂
 九皇然鵲冠子所稱九皇則又非此至
 董仲舒繁露乃推神農為九皇異矣

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五行之布

山岳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也方是時也世亟巢

穴日月貞明貞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穴處巢居日月貞明一曰五龍紀

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春秋命曆序云皇伯皇仲

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
 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
 也昆弟五人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
 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為父

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
 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
 在五龍之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
 在五方亦見李善遊僊詩注今上郡奢延膚

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云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之西南又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

孟詵錦帶前書謂之括提紀或作提捷提捷皆

非蓋攝提首紀也

太史公言九皇氏没六十四氏與六十

四氏没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

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餽

漢舊儀云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

儀云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天與上地金木水火土石是矣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為四類氏或作民誤

合雒四是謂三姓紀

龜圖出雒從而合之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或作雄又轉

為熊教人穴居

錦師帶書云合雒四姓教人穴居

俱非教人穴居

有巢教人巢居四姓謂叙命紀

蜚鹿以理

見真源賦

連通五是謂六姓紀

或作乘蜚麟以理

見賦蜚鹿蜚麟蜚羊

之類蓋皆馬名如蜚菟青龍白鶴野麋娥鹿走狐騶吾等

叙命六是謂四姓紀

而通之也

駕六龍而治

賦云五姓

後付七十二姓駕六龍而治天下七十二姓者攝提合雒連通叙命之四紀也然云次傳五龍氏又以六姓紀為後五姓次傳叙命紀合一百一十萬七千五百五十年至遂人則妄矣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德厚

信石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也陶弘景譜曆云上古有循飛紀

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董遂人氏

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即十有三姓也諸紀不一按維書云三皇

號九頭紀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逋紀次叙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為合維循蜚傳

之謬

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

有八姓也三墳書作通姓氏又以九頭五龍提犍三紀在通姓後妄也大率此書雖有所

取然淺陋每難据云

疏侂十自黃帝氏而紀疏以知遠侂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自秦

氏沒而嘗無君矣其亏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

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

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

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

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壑堦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端握符登

紀為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

地之有初翔于僻邑荒村况見太古之俗顧豈俟

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

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

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

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物然

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物然又且為

不神者求也祇稠新襲蟣蟲生之州沼創出蟲魚

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

况於人乎譚藪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雞二日

日為馬七日為人賤者易生貴者難毓故今人以

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其源於此蓋不知

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

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泰皇以下五紀凡

言六在遂人前鄭康成六藝論云遂人後歷六紀

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云

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叙命

四九九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紀皆在遂人之後

而四紀又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徒俱謂十紀

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羲前六後三各立年歲

亦惟取據張揖貞到

徐整等亦皆不可質

中三皇紀

路史第二卷

路史第三卷

宋廬陵羅 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循蜚紀 第七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躡灑
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弊鏃遁

開山圖云巨靈與元氣齊生為九元真母出於汾隄汾水之隄上也其地隆起若尻隄然今成

慶軍是廣韻云鉅靈出於汾隄今華陰縣北一揮五百二里有鉅靈廟九域志云鉅靈祠河中府也

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

李淳風小卷云

元始判氣天皇帝鎮立名山各有所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間有未融者故鉅靈女媧之徒以神通智力出而贊化也五丁蓋非一按世本及蜀紀華陽志益州記十三州志成都記等皆言五丁事蜀王開明負力能徙山通石則目以五丁矣又言五丁其時未有號諡但以五行方色為主故廟有赤黑黃白之帝

云惟無恒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

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

別一鉅靈邪薛綜以鉅靈為河神蓋本水經所引謂國語華岳當河河神巨靈手盪脚踏開而為兩言之今國語亦無此文又漢武帝內傳時東都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為鉅靈異矣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

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

遜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

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希韋四世大巢二世遂

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

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

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

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

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

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

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

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

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

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爲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絀焉自無懷降所叙與名山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灑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元氣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褐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以下辨論本史成而立說元不在正紀中子姓楫客準例諸史將便觀覽取之以附於逐篇之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已所用有異覽者知之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邃故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亦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丁也

鈎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袿黃頭大腹出天叁政

見春秋命曆叙云出天齊

政則有官統故賈公彥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人皇有輔佐遂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無文字无易天生无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以知官號也

天極

鶡冠子云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碌碌至其成形端端正正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

无易天生无散大璞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聖踐承翼之位與皇神合德按圖正端以致天極兩際四致聞以正三百四十歲狃神次之號曰黃神見命曆叙按道家亦

息云云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本起經云三始之道太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盛則為元明名曰太陽又為元陽子丹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藏以太素是為一氣太素者赤氣也初變為黃名曰中和為老子乃化

神君名曰黃神入於骨肉以之為人故曰人之素藏在太始則二氣也太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于白氣白若水精名之太陰為太和君此為三氣特亦體中之事而歸藏經言昔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則以為黃帝矣抑又非此

狃神氏

人皇氏没狃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

五葉千五百歲

見春秋命曆叙

犁靈氏

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好為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

而下汔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熒者
夥矣况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
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唇乾呃而
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
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據正亦
不得而不異余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
於竒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暱而景者
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
宮之意也雖然詆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
王肱匪漁父說劍之措則吾知免矣

大魏氏

大魏氏見於南密河南南密縣有泰魏山記謂大魏氏之居即具茨也或曰泰

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茨中山經次七斂山之東三十里大魏山又次十

一有大魏山注熒陽密縣大魏山也即具茨今在許

之陽翟集韻具次山一作次痰詳黃帝紀言歸大魏

即大一曰大魏姓源韻譜云天水有大魏氏蓋設於无垓

坵之宇而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魏氏大魏氏姓苑

鬼魏氏鬼魏氏

鬼魏氏後有鬼氏饒氏攘氏刹氏鬼魏氏鬼及鬼魏皆古侯國

和菟史云古有大鬼氏鬼鬼氏鬼魏古通用潛夫論云鬼姓饒攘刹是也三國宜皆炎黃之代封之一作攘利者訛

奔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寔爲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萑山之陽

出入有光

見山海經今東陽有萑山孔甲岐處字音培集韻倍負同音培云河神一云倍尾山

世紀云卽東首陽山太平御覽作萑山音爲頻繆矣

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旣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徃徃以生死鬼神爲性命道德外事有不

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旣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爲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亦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

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爲神，而儉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恣又恣，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聰明而淵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大少神，農顓。畜專享乎其上，句龍芒蓐祝融玄冥作配乎其下。其事然也。帝嚳而來，不能紀遠。然而禹強闕伯，玄枵諸稽實沈，駘臺咎陶，伯益豕韋，夔稷之流，秩猶不遷之祀。橫窮卓偏，剛毅一真。烏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佔佞儉侏，綦溪利跂，正真之道，削而儉險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歸于物。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本賢愚也。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逢吉凶也。三塗六道，其僭有自來矣。期期區畛，亦予之熱熱肺也。

冉相氏

各史

前編卷三

七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見南華真經注云環中中

庸之道

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卽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
以示世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
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則終
日無所中率意而視則終身無所與必也質的設
而後天下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後天下之目無
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乎中而後天下之心無兩從
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

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
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
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
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
之傳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
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
周公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
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
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
禍正如此也嗟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

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
否剥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
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
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剥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
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
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
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
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
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
繼之豈不慙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爲君盡君
道欲爲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
彼儉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咕囁以綢其姻而濟
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
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爲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

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此禹中之名所爲立以知東北

朔易前聖之爲有說不盡朔易說詳發揮一

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海內朝鮮記南海之內禹中之國以去有九丘有陶唐之丘叔得之丘蓋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神民之丘以水絡亦陶唐昆吾之流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為陽帝

見道書

蓋處于沙

沙長沙所謂萬里沙見遁甲經今茶

陵西南十里雲陽山也又萊之掖縣有萬里沙祠

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

大祀于甘泉

甘泉山本亦曰雲陽杜馮翊雲陽縣雲陽氏之嘗居

云丹徒

董覽吳地

記云曲阿秦時曰雲陽嶺太康地記云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其道使曲阿而名吳錄云改曰丹徒天寶元年年曰丹陽今屬潤絳北者非也

十道志言雲陽氏古之仙人開山圖

以為雲陽先生之墟言陽石山中有神龍池黃帝時雲陽先生養龍於此為歷代養龍之處水旱不時祀之中有神書鐵券玉石之記故三輔黃圖引為雲陽先生然開山圖所言陽石山在絳北又非雲陽氏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

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即今茶陵之雲陽

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泥

方皇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

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為

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

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

其亦為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

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

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

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

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

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為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正矣載言之流以為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為皇人道言天真皇人者泰壹也杜甫云泰壹奉引包羲左右堯步舜趨禹

馳湯驟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

之解與天地之所始見鶡冠子三皇經云皇人者泰壹所使在娥眉山黃帝往受

真一五牙之法泰帝者泰皇氏也傳言泰帝與神鼎說者以為伏羲失之三十九章經云九皇上真王虛君也即泰皇矣今鶡冠子有泰皇問泰壹天地人之事三孰急云昔者神農嘗受事

于泰壹小子本草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

蓋范无形嘗无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開元詔盧

鴻云鴻有泰壹之道竇華云洪荒無為之道按鶡冠子云泰壹之道九皇之傳清成之初太始之末見不

祥事於名理之外范无形嘗无味以要名理之所會抱璞內篇及玄籙皆言泰壹餌金液而仙而毫人謬記謂泰壹者天神之最貴故漢武以李少翁之言祠泰壹于甘泉然道書謂泰壹君者諱臍又言身中亦

有所謂泰壹者諱務猷蓋不足攷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及泰

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黃冶雜子漢後不復

見漢志七略有神農兵法黃帝兵法又有泰壹兵法一篇有伏羲雜子黃帝雜子又有泰壹雜子五十

各史前記卷三

三篇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泰壹陰陽二十三卷

其書言黃帝謁娥眉見天真

兵法今或見之兵書

皇人三一經云黃帝游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真皇人而上清記龍躡經四極明科苞元玉錄

抱璞子等皆言黃帝謁娥眉其事甚著或云在青城乃見窳封於青城尔事見玉匱窳封告帝曰天真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躡等事見上清記及青城等記今青城有窳封洞室軒后壇及黃帝轍迹甚多

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

統矣又咨三一无乃朗抗乎古之聖人蓋三辰立晷

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

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

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

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

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

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

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葵財以施智因智

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

以輔道廸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

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

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余治萬

物自余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予以蕞余之身而

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

各史

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无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為教也至矣此所謂玉

佩金璫妙文也自使聖人以為之紀以上集仙錄稍革其語以為雲華告禹之言水火大淵

之事其所言哉楊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真一之經而不決遂周流四方謁皇人于娥眉而問真一之道其言大率

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云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季

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

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

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而

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闔而隘八落者也又

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

逾數百雖有修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亦然未

有不死者見素問天老養生經老子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季為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

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

莫能逃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

險著蝻羸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

敗矣河側州郡今歲在河南明年決出河北東西海岸亦皆如是今西北荒外沙漠之間皆是

滄海遺迹而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是羸蝻之殼顏魯公等以為桑田之變者也土

石自天星碩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陀則天

有時而毀矣

雨土實石星實夜明並詳發揮雨粟說天崩裂事後世尤不勝多漢惠二

年天東北開晉大康二年西北裂太安二年天中裂咸和四年西北又裂昇平五年天中裂哀帝即

位又裂梁太清二年西北裂陳至德元年十二月從西北開至東南或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

雉皆叫或見宮室之類按內記云天墜將相死若見名字妄言語為凶殃十二年易主蕭子顯齊書

永元中夜天開而時趙錄建元初天大裂麟嘉二

年天崩五年又崩唐乾元四年正月十八天中半裂是均于幻

然亂應可知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

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

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况於人乎

宛首道君之號奈何

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于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

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

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

疾崩塋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

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

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

陛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

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

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

固有終變偃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

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

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謙盡去三張僞法盍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顓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詡詡而尤以信行爲輓軌初无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交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顓之居詳少昊紀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

則陳留矣

伊尹產空桑在陳留非魯地呂不韋等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中大妄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

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槩而言之魯南山
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
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
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
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
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
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雝
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顛而遠游
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
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
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卽武
帝之太畤也顛顛繼少昊者故世紀顛顛亦自窮
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
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
言亦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
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
在東少昊在西予旣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旣在西
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
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見潜夫論卜列都

於神民之丘山海經陶唐等九有神民之丘盖其所處有一曰神皇氏駕

六蜚鹿政三百歲春秋命曆叙

倚帝氏

都倚帝山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竇子野云今内鄉東三十

里踦立山也

次民氏

次民氏是為次是民洛書摘亡辟注以次是民為皇次屈非也次是民没

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此春秋命曆叙文與洛書摘亡辟同注云次民没民

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者自此以下辰故氏而始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著而或者有不願命

歷之叙其亦有所來乎胡為而多盍也貴人云何

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為見邪

苟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

眾人惑焉彼眾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

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

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

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孛雖久同

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

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

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况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猶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尔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威節族久而絕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路史第三卷

路史第四卷

宋廬陵羅泌纂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

宋均注春秋命曆叙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亡辟以次

是民即皇次屈非也

渠頭四乳駕六蜚麇

太平廣記作飛麇

出地郭

宋均

云地郭地名

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注云從謂順度

古初

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

民擗木茹皮以禦風霜

茹蘊也茹毛蘊被其毛

絢髮閨首以去

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命曆叙言被木枝者也

治二

百有五十載

同上云離光次之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初修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蚩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涸沈鴻而致之海馭蚩龍而放之

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賴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為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為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為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為之泉幣以行之不䟽也為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為之舟楫以郵之相傾也為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為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為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為之布帛木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為之棟宇為之祭祀以致其報為之刑政以率其壞為之車輿以

佚其體爲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爲網罟爲耒耜
爲杵臼爲弧矢爲緄纒爲茵幄爲澧洛范金合土
堊竈泄井黼坐鼎食黼牛乘馬兜矛劒戟重門擊
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
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
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
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時
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剗生民之脂
以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合
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幄珠雨南河西苑獵

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鍾伐雷霆
之鼓窮日卜夜有不足以旣其權弗聞天下之歎
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蜉蝣闕閱而何能
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
煬之流亦可以鑒矣惜哉夔龍稷卨伊周孔子孟分
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魯
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
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
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
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為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
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以美
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
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永泰之間分裹
蒸餘皂莢灤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
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

世本楊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

其始蠶叢拍

濩魚鳧各數百歲

見蜀紀號蠶叢帝拍濩帝魚鳧帝或作折護与伯雍者非寰宇記作

伯禽號蜀山氏蓋作于蜀

今成都

蠶叢縱目王瞿上

瞿

城在今雙流縣南十八里縣北有瞿上鄉

魚鳧治導江

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

南北八郡志云犍為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

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

楊雄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二萬八千

歲蜀記等言魚鳧等君治蜀八萬年蓋難取裾俾明記作開明非

最後乃得望帝杜

宇寔為滿捍蓋蜀之先也

杜宇鯀令說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

舊記有女曰刹從地出為宇妃按女刹乃梁氏女詳餘論受禪在丁卯八月三日

自叢以來

帝號蘆保

一作蘆帝保帝今廣德之建平有蘆保圩未明何始時代久近詳餘論

其

妻曰妃俱葬之

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園江南鑿石冢有椁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塵三

斗余蠶蚶數萬珠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云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何佇墳之一無所犯

於上立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本日武都在府西百二十步周三百五

十步云妃始武都男子化為女美艷開明尚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蕭妃掘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水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樂史云厚五寸徑五尺今杜宇廟在益治北五里永平昔黃橋西齊建武中劉季連自灌口鎮城內徙此

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

蜀山氏惟其後葉益州記岷山禹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本日

蜀山會西北九十里其會州周置唐為茂州今及高

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昌意遜居若水元

生石紐其地皆在蜀蓋五帝時嘗合中國世本謂蜀

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後而通典以蠶叢伯雍為帝世

之支樂史從之謂歷夏商至周始稱王因前誤云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

年伐滅之初蜀道相攻來告急司始降候云使陳莊

鳴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

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

今古同也柰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

後百罅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

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美饒沃固自一

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

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

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

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恠求欲無厭故

遂屬秦寰宇記梓劔引常璩云靜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閬中縣引作順工五年

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旣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拏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萬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倂一醜而關隴爲虛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羗而襲吐番夫羗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万一生羗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

稽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
或得之而得以稽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
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已之田
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
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噉兵
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國之生靈略盡
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
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弃上谷造
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
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

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
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
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
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遑歟予嘗言
之溟渤洋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

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閩多厲毒氣中者温屯嘔泄逾者脚輒腐弱

其魚多鰐沸海常沸尤多陷河懸度之設乎西自

惡魚朔云炎州貢者經之賓西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

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

藥氣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秬四百里石懸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
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

有毒龍犯之輒馳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

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

石林牙挈其子三晝夜逾沙激障霧於東維東南

子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有大小法場之號今越雋有瘴氣中之有聲着人

人死着木木折曰鬼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

隙木山障之氣毒也黑泄流沙於西陲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

面茫茫盖西州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

東南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即裴所

謂伊吾路今使郵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

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惟以人

畜骸骨驢駝糞為誌大雪即不得行或道見宮宇

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盖螭魅也當且末西北

沙中夏則熱風為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

擁其鼻口不則危弊今高昌客旅皆繇伊吾道

决弱水於北滅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出陽關

路經陷河伐檉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

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淖蒞而深今古

亦不得度盖八荒之内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

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

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

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

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

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佰君其盡制歟東

人等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支顯西游

北海北九十五國一云二百一十六國支顯西游

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甸以西國也支顯之所

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
 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
 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
 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
 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
 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有海國說見餘論慮亂者穿其
 頤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
 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
 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
 制中國若是截也舜投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

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今視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潮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厓沙門島上猶以為未豈堯舜之心哉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

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
 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
 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
 制不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
 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
 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
 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

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逐傀氏

逐傀氏後有逐氏傀氏

見元和姓纂

逐傀氏之迹學者必

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為逐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

見姓苑等姓苑三墳作混

沌風俗通作混屯姓苑云後去水為屯姓纂又有屯渾氏云太昊佐謬

若至於所謂盤

古氏異矣

盤古氏亦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之說謂盤古也如云支節為山岳腸胃為

江河之類本出三五曆紀等書

予嘗議三墳之偽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

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

義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為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

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

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

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

邪老僖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

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

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

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

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
垂蚘皆為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
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
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
其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
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
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况見見聞聞
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
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觀古之人被畫
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
矣况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
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
憚告賜之言者吾不憚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
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

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

故物全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

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見子思子淮南

子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
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
作東扈或謂即夏之有扈繆矣人物表在炎
帝之前魏文帝令叙黃帝於其後可知矣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
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
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
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
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
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鞅者
也補史記作卷鬚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
子之冉相氏豨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
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
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鬼氏鬼鬼氏命曆叙之黃

潛夫論神民
本於國語非
神民氏也而以
山海為夏后
氏之書六女

神氏狃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
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
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
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格六鳳皇出地衡春秋

命曆序 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无假是故苑生

同兆而不可相陵在者任之而已一而不黨命曰天

於介任則物自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
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管子亦云先
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
為察其然哉在璇璣正非屑屑致察也在之而已

治二百五十載

命曆序云次民沒離光次之號曰皇談治二百五十歲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

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燠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冰霰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阡危之患居今之世

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自有君汜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義炎若黃帝顓頊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

哉柰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

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污池則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鼈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

惟易有言旣濟亨小夫欲濟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饑屈枉厄窮而無憐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况其遠邪是以先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是則而是效矣然則脩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矍者曰埃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與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止

則其視羲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與螟蠹哉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每爲之三太息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因提紀上

路史第四卷

終

皇史

前系卷四

十六



